

# 新摘星录

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(一)

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

沈从文 著

正因为爱，

天上方悬挂千万颗星。

你在静中眼里有微笑轻漾，

你黑发同苍白的脸儿转成抽象。

# 新摘星录

(小说部分)

沈从文著

# 目 录

## 新摘星录

一 .....	1
二 .....	6
三 .....	15
四 .....	21
五 .....	30
六 .....	44

## 新摘星录

### 一

五点三十分。她下了办公室，预备回家休息。要走十分钟路，进一个城门，经过两条弯弯曲曲的小街，方能回到住处。进城以前得上一个小小山坡，到坡顶时，凭高远眺，可望见五里外几个绿色山头，南方特有的楠木林，使山头显得胖圆圆的，如一座一座大坟。近身全是一片田圃，种了各样菜蔬，其时正有个老妇人躬腰在畦町间工作。她若有所思，在城墙前山坡上站了一忽儿。天上白云和乌云相间处有空隙在慢慢扩大，天底一碧长青，异常温静。傍公路那一系列热带树林，树身高而长，在微风中摇曳生姿，树叶子被雨洗过后，绿浪翻银，俨然如敷上一层绿银粉。

入眼风物清佳，一切如诗如画。她有点疲倦，有点渴。心境不大好，和这种素朴自然对面，便好象心中撞触了什么，轻轻的叹了一口气。与她一同行走的是个双辫儿女孩，为人天真而憨，向她说：

“大姐，天气多好！时间还早，我们又不是被赶去充军，忙个什么？这时节不用回家，我们到公路近边坟堆子上坐坐去。到那里看看天上的云，等到要落雨了，再回家去不迟。风景好，应当学雅人，做做诗！”

“做诗要诗人！我可是个俗人。是无章句韵节的散文。还是回家喝点水好些，口渴得很！”

双辫儿不让她走，故意说笑话，“你这个人本身就象一首诗，不必选字押韵，也完完整整。还是同我去好！那里有几座坟，地势高高的，到坟头上坐坐，吹吹风，一定心里爽快，比喝水强多了。××先生说，这也是一种教育！”

“象一首诗终不是诗！”她想起另外一件事，另外一种属于灵魂或情感的教育，就说：“什么人的坟？”

双辫儿说，“不知道什么人的坟。”又说，“这古怪世界，老在变，明天要变成一个什么样子，就只有天知道！这些百年前的人究竟好运气，死了有孝子贤孙，花了一大笔钱请阴阳先生看风水，找到好地方就请工匠堆凿石头做坟，还在坟前空地上种树。树长大了让我们在下面歇凉吹风。我们这辈子人，既不会孝

顺老的，也不能望小的孝顺，将来死后，恐怕连一个小土堆子都占不上！”

“你死后要土堆子有什么用？”

“当然有用处！有个土堆子做坟，地方不太偏僻，好让后来人同我们一样，坐到上面谈天说地，死了也不太寂寞。”因为话说得极可笑，双辫儿话说完后，觉得十分快乐，自己便哈哈笑将起来。她年纪还只二十一岁，环境身世都很好，从不知“寂寞”为何物。只不过欢喜读《红楼梦》，有些想象愿望，便不知不觉与书中人差不多罢了。“坟”与“生命”的意义，事实上她都不大明白，也不必明白的。

“人人都有一座坟，都需要一座坟？”她可想得远一点，深一点，轻轻吁了一口气。她已经二十六岁。她说的意义双辫儿不会懂得，自己却明明白白。她明白自己那座坟将埋葬些什么。一种不可言说的“过去”，一点生存的疲倦，一个梦，一些些儿怨和恨，一星一米理想或幻念——但这时节实在并不是思索这些问题时节。天气异常爽朗，容易令人想起良辰美景奈何天。

她愿意即早回家，向那双辫儿同伴说，“我不要到别人坟头上去，那没有什么意思。我得回家去喝点水，口渴极了。我是只水鸭子！”

双辫儿知道她急于回去另外还有理由，住处说

不定正有个大学生，呆着等待她已半点钟。那才真是成天喝水的丑小鸭！就笑着说，“你去休息休息吧。到处都有诗，我可要野一野，还得跑一跑路！”恰好远处有个人招呼，于是匆匆走去了。留下她一人站在城墙边，对天上云彩发了一会儿痴。她心中有点扰乱，与往常情形不大相同。好象有两种力量正在生命中发生争持，“过去”或“当前”，“古典”和“现代”，“自然”与“活人”，正在她情感上相互对峙。她处身其间，做人不知如何是好。

恰在此时有几个年青女子出城，样子都健康而快乐，头发松松的，脸庞红红的，从她身边走过时，其中之一看了她又看，走过身边后还一再回头来望她。她不大好意思，低下了头。只听那人向另外一个同伴说，“那不是××，怎么会到这里来？前年看她在北平南海划船，两把桨前后推扳，神气多美！”话听得十分清楚，心中实在很高兴，却皱了皱眉毛，她只轻轻的自言自语说，“什么美不美，不过是一篇散文罢了。”

路沟边有一丛小小蓝花，高原地坟头上特有的产物，在过去某一时，曾与她生命有过一种希奇的联合。她记起这种“过去”，摘了一小束花拿在手上。其时城边白杨树丛中，正有一只郭公鸟啼唤，声音低抑而闷人。雨季未来以前，城外荒地上遍地开的抱春

花，花朵那么蓝，那么小巧完美，孤芳自赏似的自开自落。却有个好事人，每天必带露采来，把它聚成一小簇，当成她生命的装饰。礼物分量轻意义却不轻！数数日子，不知不觉已过了三个月。如今说来，这些人事好象除了在当事者心上还保留下一种印象，便已消失净尽别无剩余了！她因此把那一束蓝花捏得紧紧的，放在胸膛前贴着好一会。“过去的，都让它成为过去！”那么想着，且追想着先前一时说的散文和诗的意义，慢慢的进了城。

郭公鸟还在啼唤，象逗引人思索些不必要无结果的问题。她觉得好笑，偏不去想什么。俨然一切已成定局，过去如此，当前如此，未来还将如此，人应放聪明一点达观一点，凡事都不值得执着。城里同样有一个小小斜坡，沿大路种了些杂树木，经过半月的长雨，枝叶如沐如洗，分外绿得动人。路旁芦谷苦蒿都已高过人头，满目是生命的长成。老冬青树正在开花，花朵细碎而白，聚成一丛丛的，香气辛而浓。她走得很慢，什么都不想，只觉得奇异，郭公鸟叫的声音，为什么与三月前一天雨后情形完全一样。过去的似乎尚未完全成为过去，这自然很好，她或许正需要从过去搜寻一点东西，一点属于纯诗的东西，方能得到生存的意义。这种愿望很明显与当前疲倦大有关系。

## 二

有人说她长得很美，这是十五年前的旧事了。从十四五岁起始，她便对于这种称誉感到一点秘密的快乐。到十六岁转入一个高级中学读书，能够在镜子前敷粉施朱时，她已觉得美丽使她幸福，也能给她小小麻烦。举凡学校有来宾或会议需要用美丽女孩作为仪式装饰时，她必在场有分，一面有点害怕，有点不安，一面却实在乐意在公众中露面，接受多数人带点阿谀的赞颂。为人性格既温柔，眉发手足又长得很完美，结果自然便如一般有美丽自觉女孩子共通命运，得到很多人的关心。在学校时一个中年教员为了她，发生了问题，职务便被开除了。这是第一次使她明白人生关系的不可解。其次是在学校得到了一个带男性的女友，随后假期一来，便成为这个女友家中的客人，得到女友方面的各种殷勤，恰与从一个情人方面所能得到的爱情差不多。待到父母一死，且长远成了女友家中的客人。二十岁时在生活中又加入另外一个男子，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，为人不甚聪明，性格却刚劲而自重，能爱人又不甚会爱人。过不多久，又在另外机会接受了两分关心，出自兄弟两人。一年后，又来了一个美国留学生，在当地著名大

学教书，为人诚实而忠厚，显然是个好丈夫，只是美国式生活训练害了他，热情富余而用不得体。过不久，又来了一个新鲜朋友，年纪较大，社会上有点地位，为人机智而热诚，可是已和别人订了婚。这一来，这些各各分际的友谊，在她生活上自然就有了些变化，发生了许多问题。爱和怨，欢乐与失望，一切情形如通常社会所见，也如小说故事中所叙述，一一逐渐发生。人人既成为这个社会小小一群的主角，于是她就在一种崭新的情感下，经验了一些新鲜事情。轻微的妒嫉，有分际的关心，使人不安的传说，以及在此复杂情形中不可免的情感纠纠缠纷，滑稽或粗恶种种印象。三年中使她接受了一份新的人生教育，生命同时也增加了一点儿深度。来到身边的青年人，既各有所企图，人太年青，控制个人情感的能力有限，独占情绪特别强，到末后，自然就各以因缘一一离开了她。最先是那个大学生，因热情不能控制，为妒嫉中伤而走开了。其次，是两个兄弟各不相下，她想有所取舍，为人性格弱，势不可能，因此把关系一同割断。美国留学生见三五面即想结婚，结婚不成便以为整个失败，生命必然崩溃，却用一个简便的办法，与别的一个平庸女子草草结了婚，减去了她的困难，也算是救了他自己的失败。

年轻的男孩子既陆续各自走开了，对于她，虽减

少了些麻烦，当然就积压了些情感，觉得生命空虚无聊，一个带点轻微神经质女孩子必然应有的现象。但因此也增加了她一点知识。“爱”，同样一个字眼儿，男女各有诠释，且感觉男子对于这个名词，都不免包含了一些可怕的自私观念。好在那个年纪较长的朋友的“友谊”，却因不自私在这时节正扩大了 she 生存的幻想，使她做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有了抬头机会。且读了些书，书本与友谊同时使生命重新得到一种稳定。也明知这友谊不大平常，然而看清楚事不可能，因此她就小心又小心收缩自己，把幻想几乎缩成为一个“零”。虽成为一个零，用客气限制欲望的范围，心中却意识到生命并不白费。她于是从这种谨慎而纯挚的友谊中，又经验了些事情。另外一种有分际的关心，人为的淡漠，以及由此而来的轻微得失忧愁。一切由具体转入象征，一分真正的教育，培养她的情感也挫折她的情感。生活虽感觉有点压抑，倒与当时环境还能相合。不过幻想同实际既有了相左处，她渐渐感到挣扎的必要，但性情同习惯，却把她缚住在原有的生活上，不能挣扎。她有点无可奈何，有点不知如何是好。就想，这是“命运”。用命运聊以自解，然而实不甘心长远在这种命运下低头。

战争改变一切，世界秩序在顽固的心与坚硬的钢铁摧毁变动中，个人当然要受它的影响。多数人因

此一来，把生活完全改了，也正因此，她却解决了一个好象无可奈何的问题。战争一来，唯一的老朋友亦离开了。

她想，“这样子很好，什么都完了，生活还可以重新开始。”因为年纪长大一点，心深了点，明白对于某一事恐不能用自己性格自救，倒似乎需要一个如此自然简截的结局。可是中国地面尽管宽广，人与人在这个广大世界中碰头的机会依然极多。许多事先都料想不到，要来的还是会来。这些事凑和到她生活上时，便成为她新的命运。

战事缩短了中国人对空间的观念，万千人都冒险越海向内地流，转移到一个陌生地方。她同许多人一样，先是以为战事不久就会结束，认定留下不动为得计。到后来看看战事结束遥遥无期，留在原来地方毫无希望可言，便设法向内地走。老同学本来北方有个家，生活过得很平稳有秩序，当然不赞成走。后来看看维持不过了，反而随同上了路。内地各事正需要人，因此到××不久两人都在一个文化机关得到一分工作。初来时自然与许多人一样，生活过得单纯而沉闷。但不久，情形便不同了。许多旧同学都到了这个新地方，且因为别的机会又多了些新朋友，生活便显得热闹而活泼起来。生活有了新的变化，正与老同学好客本性相结合，与她理想倒不甚相合，一切

“事实”都与“理想”有冲突，她有点恐惧。年龄长大了，从年龄堆积与经验堆积上，她性情似乎端重一些，生活也就需要安静一些。然而新的生活却使她身心两方面都不安静。她愿意有点时间读读书，或思索消化一下从十八岁起始七年来的种种人事，日常生活方式恰正相反。她还有点理想，在爱情或友谊以外有所自见自立的理想，事实日常生活倒照例只有一些麻烦。这麻烦虽新而实旧，与本人性情多少有点关系。为人性格软弱。无选择自主能力，凡事过于想作好人，就容易令人误会，招来麻烦。最大弱点还是作好人的愿望，又恰与那点美丽自觉需要人赞赏崇拜情绪相混合，因此在这方面特别增加了情感上的被动性。

老同学新同事中来了一些年青男女，友谊或爱情，在日常生活日常思索中都重新有了位置。一面是如此一堆事实，一面是那点微弱理想，一面是新，一面是旧，生活过得那么复杂而累人，她自然身心都感到十分疲倦。“战争”二字在她个人生命上有了新的意义，她似乎就从情分得失战争中，度过每一个日子，持久下去自然应付不了。本来已经好象很懂得“友谊”和“爱情”，这一来，倒反而糊涂了。一面得承认习惯，即与老同学相处的习惯，一面要否认当前，即毫无前途的当前。她不知道如何一来方可自

救。一个女子在生理上既不能使思索向更深抽象走去，应付目前自然便是忍受，忍受，到忍受不了时便想，“我为什么不自杀？”当然无理由实现这种蠢事。“我能忘了一切多好！”事实上这一切都忘不了。

幸好老朋友还近在身边，但也令人痛苦。由于她年龄已需要重新将“友谊”作一度诠释，从各方面加以思索，观点有了小小错误。她需要的好象已经完全得到了，事实上感觉到所得的是极不重要的一份。她明白，由于某种性情上的弱点，被朋友认识得太多，友谊中那点“诗”与“火”倒给毁去了。因此造成一种情绪状态，他不特不能帮助她，鼓励她向上作人，反而因流行着的不相干传说，与别方面的忌讳，使他在精神上好象与她距离越远，谈什么都不大接头。过去一时因赌气离开了她的那个刚直自重的朋友呢，虽重新从通信上取得了一些信托，一点希望，来信总还是盼望她能重新作人，不说别的事情。意思也就正对于她能否“重新作人”还感到怀疑。疑与妒并未因相隔六年相去七千里而有所改变。事实显明，这个人若肯来看看她，即可使她得到很大的帮助。但那人却因负气或别的事务在身，不能照她愿望行事。那两兄弟呢，各已从大学毕业了业，各在千里外作事。哥哥还常来信，在信上见出十分关心，希望时间会帮他点忙，改变一些人的态度。事实上她却把希望与兴趣放

在给弟弟的信上。那弟弟明白这个事情，且明白她的性情，因此来信照例有意保留点客气的距离。她需要缩短一点这种有意作成的距离，竟无法可想。另外一种机缘，却又来了一个陌生人，一个中级公务员，正想里求婚方式自荐。她虽需要一个家庭，但人既陌生，生活又相去那么远，这问题真不知将从何说起。另外又有一个朋友，习工科的，来到她身边，到把花同糕饼送了十来次后，人还不甚相熟，也就想用同样方式改变关系。两件事以及其他类似问题，作成同居十年老同学一种特殊情绪，因妒生疑，总以为大家或分工或合作，都在有所计谋。以为她如不是已经与这个要好，就是准备与那个结婚，敌对对象因时而变，所以亦喜怒无常。独占情绪既受了损失，因爱成恨。举凡一个女人在相似情形中所能产生的幻想，所能作出的任性行为，无不依次陆续发生。就因这么一来，却不明白恰好反而促成身边那个造成一种离奇心理状态，使她以为一切人对她都十分苛刻。因疑生惧，也以为这个必然听朋友所说，相信事实如此，那个必将听朋友所说，以为事实又或如彼。一切过去自己的小小过失，与行为不端谨处，留下一些故事，都有被老同学在人前扩大可能。这种“可能”便搅扰得她极不安宁，竟似乎想逃避而无可逃避。这种离奇心理状态，使她十分需要一个人，而且需要在方便情形

下有那么一个人，各方面差一点也无妨，只要可以信托，就可以抵补自己的空虚。也就因此，生活上来了一个平常大学生。为人极端平常，衣服干干净净，脑子简简单单，然而外表好象很老实，完全可靠。正因为人无用也便无害，倒正好在她生活中产生一点新的友谊。这结果自然是更多麻烦！先是为了同学加于本身的疑妒，有一个仿佛可以保护自己情绪安定的忠厚可靠朋友在身边，自然凡事都觉得很好。随后是性情上的弱点，不知不觉间已给了这个大学生不应有的过多亲近机会。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中，且看出大学生毫无特长可以自见，生活观念与所学所好都庸俗得出奇，如此混下去，与老朋友过去一时给她引起那点向上作人理想必日益离远。而且更有可怕地方，是习惯移人，许多事取舍意不由己。老同学虽在过去一时事事控制她，却也帮助了她幻想的生长。这大学生在目前，竟从一个随事听候使唤的忠仆神气，渐渐变而为独断独行主子样子。大学生既如许多平常大学生一般，生活无目的，无理想，读书也并无何种兴趣，无事可作时，只能看看电影，要她去就不能不去。一些未来可能预感，使她有点害怕。觉得这个人将来的麻烦处，也许可能比七年前旧情人的妒嫉与灰心，以及老同学的歇斯迭里亚种种表现，综合起来还有势力。新的觉醒使她不知这生活如何是好。要

摆脱这个人，由于习惯便摆不脱。尤其是老同学的疑妒，反而无形帮助了那大学生，使她不能不从大学生取得较多的信托，稳定自己的情感。

她于是在这种无可奈何情形中活下去，接受一切必然要来的节目，俨然毫无自主能力来改变这种环境。痛苦与厌倦中，需要一点新的力量鼓起她做人的精神。从朋友方面，得不到所需要时，末后还是照习惯跟了那个大学生走去，吃吃喝喝，也说说笑笑，接受一点无意义的恭维，与不甚得体的殷勤。

这自然是不成的！正因为生活中一时间虽已有些新的习惯很不大好，情感中实依然还保留了许多别的印象和幻想。这印象和幻想，无不如诗的美丽与崇高，可与当前事实对比时，不免使她对当前厌恶难受。看看“过去”和“未来”，都好象将离远了，当前留下那么一个人。在老同学发作时，骂大学生为一个庸俗无用的典型，还可以激起她反抗情绪，产生自负自尊心，对大学生反而宽容一点。但当老同学一沉默，什么都不提及，听她与大学生玩到半夜回转住处也不理会，理性在生命中有了势力，她觉得不免有点惭愧。

然而她既是一个女子，环境又限人，习惯不易变，自觉还是只能那么想想，“我死了好”，当然不会死，又想“我要走”，一个人往哪里走？又想“我要